

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叢書 總序

如果我們把漢語基督教研究比喻為栽種各式花卉的園圃，那麼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無疑是其中最盛放的花群，象徵有關研究領域業已取得豐富成果。

回想三十多年前，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在兩岸三地學術界中，仍屬「邊緣」學科，投入研究的人員寥寥可數，往往是孤軍作戰，更遑論獨立研究學統的建立與發展。我們可從三方面來理解這種「邊緣性」：第一，華人史家（特別是從事近現代史研究者）普遍認定基督教與西方帝國主義及文化侵略的關係，這種民族情感阻礙了有關研究的展開，或只強調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第二，基督教史仍附屬於近代中國史之下，只能在相關的課題（如中外關係史、思想史、社會史、文化史）下始具認知意義。但這恰恰又強化了政治史、思想史、中外關係史、社會史在近代中國史的合法及正統地位，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進一步被邊緣化。第三，華人基督教界普遍認為歷史只具懷舊與感恩的工具價值，復加不重視史學方法的規範，強化了史學界視教會歷史學為歌功頌德工具的態度。

今天，整個形勢卻起了根本的改變，不論從研究的機構、隊伍，以至研究課題及視野方面，均呈百花齊放的局面。特別在中國大陸，涉及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成果如雨後春筍，更甬說以此為方向的碩士及博士論文。毋庸置疑，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業已擺脫各種意識形態的桎梏，昔日令人生畏的「險學」，已演變為備受關注的「顯學」。儘管有關研究領域仍跟中國史研究息息相關，但在科際整合的要求下，結合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宗教學及神學的視角與方法，也在形塑有關學統，並漸具備獨立學科的雛型。如何在堅實史料的基礎上，借鑑其他學科的優點，進一步開拓對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誠然是今後不可迴避的挑戰。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自 1957 年創立以來，在歷任社長、同工努力下，一直致力於探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宗教的不同課題，並確立了中國基督教及基督教與中國宗教文化的兩大關注方向。超過半個世紀的實踐，我們藉出版「景風叢書」及「香港教會系列」，業已對學術界及教會界作出貢獻。現在我們決定新闢「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叢書」，旨在出版具素質的研究成果，為有志投身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學者提供園地，並匯聚不同學者，搭建研究平台，促進有關學統的成熟發展。

回想昔日在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園地辛勞撒種耕耘者，我們不敢自滿。謹呈獻本系列，期望中國基督教史園地，能結出更多成果。

邢福增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社長

序

二零一零年初，薛孔奇弟兄前來中神與我相聚，特地帶來汪維藩牧師的《自牧》相贈。送走他之後，我急不及待地翻開這書，看完第一章竟不能釋手，一口氣的看了大半方才放下，共鳴在心中迴蕩良久，令人有說不出的悅樂，有彷彿遇知己之感。其文采，其深厚的中國文化修養，當然不在話下，但真正打動我的，是內裏所蘊藏着的深邃的信仰反省及屬靈參悟。隨後致電薛弟兄作出一個不情之請，要他送二百本《自牧》來中神，好讓每一位老師及全時間修讀的同學都能讀到這本好書。及後，我進一步閱讀汪牧師的著述，對他將信仰本色化、處境化的努力，深感佩服。他對時代剖析的睿見，在思考信仰本色化所展現的創意，相信對日後華人神學的探索應有不少啟迪。在我看來，更難得的是，在各種思潮的衝擊及政治的困擾中，他竟能心存赤子，堅持福音信仰。經與時任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的姚西伊博士商討，我們決定開展研究汪維藩與中國教會的項目，由姚西伊博士主理，並聘請專事研究中國教會歷史的王曉靜博士助理。不到一年，姚博士決定轉赴美國哥頓康威爾神學院任教，幸得當時中神教務長張略博士統籌、姚博士作為

研究中心的榮譽研究員繼續參與推動，又有接任中心主任的宋軍博士從旁協助，這研究項目得以繼續。是次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一至十二日在中神舉辦的「汪維藩與中國教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就是這研究項目的成果之一。

這研究項目以及這次研討會代表了研究中心一項新的嘗試。在過往，我們舉辦過不少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對話的講座及研討會，探索基督教信仰如何可以在中國文化土壤上扎根，焦點多放在人文精神概念的對比或宗教信仰的對話，而比較少從教會所處的實際處境，以一些教會領袖作為個案或示範，去了解教會所面對的社會、文化挑戰，並從他們的回應中領悟信仰的時代適切性。今次的研討會就是以一個神學家，一個牧者，在一個極其艱困的時代，如何嘗試結合基督福音信仰與中國人文精神的核心信念，以開出傳道、解惑及文化更新之路。

兩日的研討讓我們對汪維藩牧師有一個相當立體的認識。在十多篇論文中，有論述他如何在紛亂的世代中，忠誠地為教會守望，在黝黑的夜中堅持信仰以候黎明。有探討他如何在中國複雜而不定的政教關係中作信仰思考並探求實踐之道。有剖析他如何嘗試以「人學」作為開拓中國本色神學的起點，力圖將神學拓展為一門中國學問。有剖示他如何以詩詞承載信仰，令人深悟信仰不只是一套道理，而是內蘊着人神之間的深情。有從歷史的角度，講述他與福音派傳統的關係。有論及他對聖經權威的立場並他的釋經法。是次研討會的主題「蒼茫有路更夫志，踽踽十年赤子心」傳神地、畫龍點睛地一語道出了汪維藩牧師生命、事奉的精要。從他的經歷、思考與堅信，我們領悟，時勢縱蒼茫，信仰之路仍清晰可辨。在這次研討會中，不

少與會者都表示他們得了激勵。如今我們將研討會的論文結集，深盼更多人能分享汪牧師多年努力的成果，並因此而得到激勵。

余達心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

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資料

前言

擺在各位讀者面前的這本著作，也許篇幅不大，但它背後的故事和努力其實頗多，而它所承載的期盼和意義也頗為厚重。

2010 年末，我還在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中神）任教，並擔任該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某日，時任中神院長的余達心博士找我，提議對中國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的退休教授汪維藩先生（1927–2015）的生平和思想作系統的研究，希望由我來牽頭開展這個研究項目。我當時雖然對汪維藩知之甚少，但因自己一向對中國教會的神學和歷史有負擔，有興趣，也就欣然應允。

研究項目在 2011 年初啓動之時，中神為此而成立的研究團隊已經就位。時任中神教務長的張略博士擔任項目主任，我擔任研究員。之後，我們著手廣泛搜集汪的著作以及學界對他的研究成果，多次訪談汪老和他的友人及學生，並且邀請一批學者陸續加入研究團隊。2012 年初，我從中神離職，轉到美國麻省哥頓康威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任教。整個項目的進展隨後有所放緩。2013 年春，剛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完成學業的王曉靜博士加入了研究團隊，負責項目的

日常運作。在她與張略博士的努力之下，項目又開始加速進行。宋軍博士的加入更使此項目如虎添翼。為保證研究的質量，研究團隊曾於 2014 年 5 月開會交流和切磋。當年 12 月 11 至 12 日，整個研究項目迎來了高潮：題為「蒼茫有路更夫志，踽踽獨行赤字心」的汪維藩與中國教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神校園召開。研究團隊的十一位學者發表了論文，另有汪維藩的幾位親朋好友作出分享。會議吸引了四十餘人參加，氣氛熱烈，圓滿成功。會議的文章接着被匯編、修訂成這本論文集。我們今天帶着感恩和欣慰的心情把此書呈獻給各位讀者。

在這個項目剛剛開始的時候，研究團隊中不少人其實對汪維藩的生平、思想、事工和貢獻並不瞭解。但隨着研究工作的逐步展開，我們不但為他的個性魅力所深深感動，更看到他的思想和事工的巨大意義。正如我在這個項目的提議書中所指出的：

汪維藩先生是當代中國教會著名的神學思想家、文學家和靈修家。他早年信仰和思想成型的階段深受中國教會基要主義傳統的影響，以後歷經 1950 年代之後教會內外的種種風波，到 1970 年代末改革開放之後，到金陵協和神學院執教，可謂桃李滿天下，著作等身，直至 1999 年退休。之後，仍筆耕不輟。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這段時期，他通過神學、靈修和文學方面的大量作品，奠定了他作為當代三自體系內最有影響力福音派思想家和文學家之一的地位。他的眾多作品在中國教會的思想、靈修、文學和聖經詮釋諸方面均具有代表性，並且在教會內外發揮了重要影響。特別是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他本人在金

陵和其他全國兩會重要事工上的參與對中國教會這段時期的發展發揮了一定的影響。

對汪維藩及其生平和思想展開研究主要具有五方面的重要意義和價值：

第一，汪維藩的一生歷經民國、抗戰、解放後至文革和改革開放之後，是中國教會在這些年代所發生的重大變化的見證，他的思想和工作演變就是中國教會神學和事工演變的縮影。因此，他的生平和思想變化是現代中國教會史上一個極有研究價值的個案。

第二，迄今為止，在對當代中國基督教「兩會」系統神學成就的研究中，丁光訓主教的神學思想可謂一枝獨秀，吸引了最多注意力，似乎成為教會神學思考當之無愧的代表。但當代中國教會神學思考的成果其實更為豐富和多樣。汪維藩的神學，上則傳承中國教會福音派的傳統，下則吸收當代國際神學界產生的新元素，又力求在中國文化傳統和社會生活中能夠本色化和處境化，呈現出與丁迥然不同的特點。藉着他的著述與教學，汪維藩的福音派神學對中國教會中大批中青年牧者產生了塑造作用。可以說，汪的神學是當代中國基督新教最有深度，最具中國特色的神學體系之一，是中國教會的寶貴資源。因此，研究汪的神學，有助於我們認識當代中國教會神學的豐富及其特點，也有助於我們瞭解教會的事工發展。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汪的「生生神學」對我們在二十一世紀探討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關係甚有啟發性。

第三，汪維藩的多才多藝在當代中國基督教界非常罕見，他對當代中國教會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在基督教散文和靈修

作品方面的成就同樣是教會的一筆寶貴資源，甚至引起了教會外人士的注意。

第四，汪維藩曾在改革開放後參加過中國理論界所進行關於宗教問題的重大辯論，他在這方面的論述對我們認識這段歷史時期的政教關係甚有參考價值；他對中國宗教學研究也做出過顯著貢獻。

第五，汪維藩的神學思考和文字事工在當代中國教會具有典型意義，對未來中國教會神學思考以及其他方面的發展走向具有指標意義，幫助我們看清教會今後可以走的道路，為來日教會神學的建造提供了素材，奠定了基礎。

從以上五方面來看，汪維藩的生平和思想是極有意義，亟待整理和研究的課題。但直到近年，汪才逐漸引起了教會內外學者的注意。近年來，內地學者開始陸續推出了一些研究成果，突出者如袁益娟的《生生神學——汪維藩神學思想研究》（北京：金城，2010）、季玢的《野地裏的百合花——論新時期以來的中國基督教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0）。但這些作品更多從社會和文化效應的層面來關注汪的成就，而較少關注其對教會的作用，即使論及後者，也未能切中要害。因此，由基督徒學者本着教會關懷來進行研究是非常需要的。

我們的研究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和評估而展開的，我們的研究成果也印證和深化了這個基本認識。毋庸諱言，我們從項目一開始，就是帶着對汪維藩的敬仰之心和對中國教會的使命感來投入其中的。同時，我們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也明確堅持該項目的基本定位是學術研究型的，而不是往事追憶型的。汪維藩本人也一再鼓勵我們要持守這個定位。因此，從始至終，

我們都試圖遵循兩個原則：其一，研究上實事求是，學術探索無禁區；其二，觀點上百家爭鳴，兼容並蓄。

從方法論的角度，我們充分意識到汪維藩思想、事工和貢獻的多樣和豐富。他既是著作等身的神學家，又是熱心的教會牧者；他既在全國兩會的系統內勤懇事奉，又曾與家庭教會和事工有過交集；他既是有深度的理論家，又是激情的詩人和藝術家；他既能夠在冷峻的理論思辨之層面遊刃有餘，又涉足琴棋書畫，甚至每每情之所至，長歌當哭；他既可以稱得上是某些學科領域的專家，但更多的是縱橫馳騁的雜家；他既關注當代國際神學和聖經研究諸方面的最新動態，又深諳中國傳統文化之精髓。在他的身上，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傳統士人心繫天下、知行合一的氣質。汪維藩的這種複雜性就決定了我們無法僅僅採用一、兩種現存的方法或視角來全面考察和評估他的思想與事工，那樣只能導致削足適履。而擺在我們面前的唯一選擇是多方位、多角度、多學科的進路。正因為如此，我們的研究團隊包括了神學、歷史、聖經、靈修、心理、文學、藝術、社會政治諸方面專家，嘗試從這幾個相關方面進行探索。

從本書所收入的十一篇論文中，讀者很快會發現研究進路、觀點立場，乃至寫作風格上的豐富多彩。有的文章是循着傳統邏輯實證的神學和歷史研究方法展開的宏大敘事，有的則是嘗試沿着汪維藩的特殊思路和風格而進行的相當個人化的詮釋和品味。按照文章的內容，我們把它們歸入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關於汪維藩思想與事工的歷史淵源和當代定位。這個部分的目的在於把汪置於中國教會自二十世紀中期至當代的發展脈絡當中，從宏觀上描述他的意義和地位。我的拙作要說明汪的思想在中國福音主義傳統的當代演變中俱有承上

啓下的關鍵，並對中國教會神學的未來具有重要的指向意義。王曉靜博士的論文聚焦抗戰時期福音派學生運動和教會領袖對汪神學思想的啓蒙和塑造，為我們理解汪後來思想和事工的發展做了歷史背景的鋪陳。

第二部分探討汪維藩的神學思考和成就。執筆的陳永濤和陳馴兩位博士都曾受教於汪維藩。陳永濤博士全面論述了汪融合基督教傳統和中國傳統文化，以中國人的思維模式解釋基督教的畢生努力。陳馴博士則順着汪維藩獨特的文脈來闡釋他對「為人」、「做人」、「識人」、「待人」的理解。

第三部分針對汪維藩的聖經論和解經方法。張略博士系統地整理了汪聖經觀的主要方面，指出汪是一個持守聖經至上，力圖溝通中西詮釋傳統的福音信仰神學家。宋軍博士則從釋經詞彙、字詞釋義、釋經思路三個層面，梳理汪如何運用中國傳統思維定勢和素材來釋經，以展現他神學本土化的不懈追求。

第四部分聚焦汪維藩對中國社會議題和宗教政策的關懷和言論。來自英國愛丁堡大學的曹榮錦博士把汪置於 1980 至 1990 年代中國社會信仰危機的大背景之下，來考察汪如何與公共領域的一些關鍵議題互動。邢福增博士則以他多年從事中國政教關係研究的功力，討論了汪如何以一個三自體系內的福音派的身分面對政教關係的問題。

第五部分則是處理汪維藩在靈修和文學方面的貢獻。包兆會博士指出汪的靈修觀受到中國教會老一輩屬靈傳統和儒家文化傳統的雙重影響，強調成聖和敬虔生活。王學富博士從情感敘事的獨特角度，揭示了汪的情感歷程及其與他的神學思考和文學表述之間的關係。最後，蘇喜樂先生通過對汪大量詩作的

分析，找尋他的創作思路和其中所表達的意境，透視他對信仰和祖國的拳拳之心。

另外，目前任職香港聖公會明華神學院的魏克利（Philip Wickeri）博士與汪維藩相識多年。他受邀在汪維藩研討會作出特別發言，追憶他所認識的汪維藩其人其事。他的演講情辭並茂，感人至深，全場為之動容。承蒙他會後把發言整理成文，今特以附錄形式收入本書，以饗讀者。

中神的這個汪維藩研究項目歷經三年多的起起伏伏，而有今日的成果，實在是眾人在上帝的帶領之下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在此特別要感謝以下諸位：余達心博士，是他為本項目提供了異象；我們來自五湖四海的研究團隊，在百忙之中寫成了高質量的論文；張略博士、王曉靜博士、宋軍博士、黃程乃聰女士以及中神的其他有關同工，你們的努力保證了這個項目的延續和運作。最後，我更要感謝中神作為一個機構對這個項目的不離不棄，充分體現了你們對中國教會的委身。

本書即將付梓之際，驚悉汪維藩回歸天家。謹以此書對汪老致以最深切的敬意！

願上帝使用這本小書祝福祂在神州大地的眾教會和子民！

姚西伊

中國神學研究院

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員